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玉壺清話 第七卷

夏侯嘉正，荊南人。劉童子者，幼警，善聲骨及命術，謂曰：「將來須及第，亦有清職，惟恃聲貴，自餘俱弱。已奉外，別有百金橫入，不病則死。」後至正言、直館，充益王生辰使，得金幣，方輦歸私第，欲留之為潤屋，忽一緝自地起立，久而後僕。遂感疾，月餘而卒。太宗上元御樓觀燈，嘉正進十韻，末句云：「兩制誠堪美，青雲侍下輿。」不憚，賜和以規之，有「薄德終慚舉，通才例上居」之句。喜丹灶，嘗曰：「使我幹得水銀半兩，知制誥一日，平生足矣。」二願俱不遂而卒。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，至九年西幸，還其廬駐蹕，以鞭指其巷曰：「朕憶昔得一石馬，兒為戲，群兒屢竊之，朕埋於此，不知在否？」劓之，果得。然太祖受其山川形勝，樂其風土，有遷都之意。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，諫曰：「京師正得皇居之中，黃、汴環流，漕運儲廩，可仰億萬，不煩飛挽。況國帑重兵，宗廟禁掖，若泰山之安，根本不可輕動也。」遂寢議。拜安陵，奠哭為別，曰：「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。」即更衣，取弧矢，登闕台，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，矢委處，謂左右曰：「即此乃朕之皇堂也。」以向得石馬埋於中。又曰：「朕自為陵名曰永昌。」是歲果晏駕。

李度，顯德中舉進士，工詩，有「醉輕浮世事，老重故鄉人」之句，人多誦之。王樸為樞密，止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舉，遂擢為第三。人嘲曰：「主司只誦一聯詩。」

唐陸禔《續水經》嘗言：「蛇雉遺卵於地，千年而生蛟龍屬。漢武帝元封中，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，獲之乃是也。其蛟破殼之日，害於一方，洪水飄蕩，吳人謂之發洪。」餘少時，嘗游杭州西城縣之伊山，目擊此事。方晚春，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，翅翼零亂，又復入草中，數四不絕，久而不出。予竊怪之，剝草往觀，果一巨蛇，一雌雉，蟠結纏叫，津沫狼藉，斯須，雉驚飛，而蛇亦入草中。始驗禔之說不誣。

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，惟善射覆，太宗時以為娛。一日，置一物品器中，令射之，果乃課其經曰：「花花華華，山中採花，雖無官職，一日兩衙。」啟之，乃數蜂也。又令壽王邸取一物，令射之，果曰：「有頭有足，不石即玉，欲要縮頭，不能入腹。」啟之，乃壓書石龜也。即日賜緋，並錢五萬。

祥符中，契丹使至，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，但得上帙，願求全部。真宗始知其名，將召之，死已數年，搜其詩，果得《草堂集》十卷，詔賜之。魏野字仲先，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，但平樸而常不事虛語爾。如《贈寇萊公》云：「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台。」及《謝寇萊公見訪》云：「驚回一覺遊仙夢，村巷傳呼宰相來。」中的易曉，故虜俗愛之。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為詩友，野鑿室於陝郊，曰樂天洞；瀆結廬於中條山，曰浮雲堂。皆樹石清幽，各得詩人之趣。瀆字長源，一日自孟津訪別於野，曰：「數夕前，忽一人來牀下，誦曰：『行到水窮處，未知天盡時。』予猶規其誤曰：『豈非坐看雲起時乎？』」答曰：「此雲安能起耶？」又非夢寐，亟窺之，空無一物。此必死期先報，故來相別。」遂痛飲數夕而還，還家未幾而卒。

曹武毅翰，魏人也；曹武惠彬，真定人也。二曹皆著名，人多謂之同宗。翰有宏材偉特之度，能詩，有《玉關集》。領金吾日，當直，太宗召與語曰：「朕曾覽卿詩，有『曾因國難披金甲，恥為家貧賣寶刀。他日燕山磨峭壁，定應先勒大名書』。頗佳，朕每愛之。」翰因叩謝。徵幽州，為東路濠寨總管。善風角。一夕，角聲隨風至帳，翰從容擗帶曰：「寇至之兆也。」未幾，果然。大敗其寇於城下。從徵幽州，率以部分攻城，忽得一蟹，翰曰：「水物向陸，失依據也，而足多有救。又蟹者，解也，其將班師乎？」果然。其精敏率如此。

開寶初，太宗居晉邸，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：「晉王天日姿表，恐物情附之。為京尹，多肆意，不戢吏僕，縱法以結豪俊，陛下當圖之。」上怒曰：「朕與晉弟雍睦起國，和好相保，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。粗狂小人，敢離我手足耶？」亟令誅之。逮太宗纂承，高陽關奏：「妖氣夜起，橫亙北陸，邊情頗搖。」太宗召向相敏中於玉華殿密議之。向奏曰：「臣聞崔翰領節高陽，恃功驕恣，橫越兵律。陛下宜召還誅之，以厭氛祲。」上曰：「是何言歟朕嘗乘怒誅張瓊，至今痛恨。若翰者，朕以其能，拔於行伍，遂建節旄，料渠不肯辜朕也。」止遣一詞臣宣撫慰勞而已，襖祿自消，邊心亦寧。

開寶九年，錢忠懿來朝，上遣皇子德昭迓於南京，車駕為幸禮賢宅撫視，館餼什物充滿庭墀。俶至，詔處之。賜劍履上殿，書召不名。妻子俱朝封，妻為吳越國王妃。召父子宴射苑中，諸王預坐。一日，賜俶獨宴，惟太宗、秦王侍坐，上愛俶姿度凝厚，笑曰：「真王公材。」俶拜謝，中人掖起。上遣太宗與俶敘齒為昆仲。俶循走，叩頭泣謝曰：「臣燕雀微物，與鸞鳳序翼，是驅臣於速死之地也。」獲止。時上將幸西京，乞扈從。不允，曰：「天氣向熱，卿宜歸國。」宴別於廣武殿。後三年來朝，宴於長春殿，劉鋹、李煜二降王預焉。未幾，會陳洪進納士，俶情頗危蹙，乞罷吳越王，詔書願呼名。不允。從徵太原，每晨趨雞初鳴，曉與群臣候於行在，嘗假寐於寢廬。上知之，諭曰：「知卿入朝太早，中年宜避霜露。」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於前頓候謁而已。駕至並門，繼元降。上御崇台，戮其拒王師者，流血滿川。上顧俶曰：「朕固不欲爾，蓋跋扈之惡，勢不可已。卿能自惜一方，以圖籍歸朝。非久，身留於朝，願納圖貢。昆蟲草木亦無所傷。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，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庚廩數教授於旻，遂起遣兵民投關。俶最後入覲，知必不還，離杭之日，遍別先王陵廟，泣拜以辭，詞曰：「嗣孫俶不孝，不能守祭祀，又不能死社稷。今去國修覲，還邦未期，萬一不能再掃鬆檟，願王英德各遂所安，無恤墜緒。」拜訖，慟絕，幾不能起，山川為之慘然。

永平中，延平津一神劍夜懸於空，光掩星斗。其劍止長三尺許，每天地澄霽，隨門而轉，啟明東起則沒。時或浮於津面，漁者見之，近則漸沈。遂置劍州於延平津，割劍州之劍浦、汀州之沙縣隸焉。

文瑩至長沙，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，諸學士所著文章，擅其名者，惟徐東野、李宏臯爾。遂得東野詩，浮脆輕豔，皆船華嫵媚，侑一時尊俎爾。其句不過「牡丹宿醉，蘭蕙春悲。霞宮日城，剪紅鋪翠」而已，獨《貽汪居士》一篇，庶乎可採，曰：「門在鬆陰裡，山僧幾度過。藥靈圓不大，棋妙子無多。薄霧籠寒逕，殘風戀綠蘿。金烏兼玉兔，年歲奈君何？」又得宏臯《雜文》十卷，皆胼枝章句，雖齷齪者亦能道。信乎，文之難也！

錢熙，泉南才雅之士，進《四夷來王賦》萬餘言。太宗愛其才，擢館職。有司請試，上笑曰：「試官前進士，趙某親自選中。」嘗撰《三鈞酸文》，舉世稱精絕，略曰：「渭川凝碧，早拋釣月之流。商嶺排青，不逐眠雲之侶。」又曰：「年年落第，春風徒泣於遷鶯；處處羈游，夜雨空傷於斷雁。」其文千言，率類於此。卒，鄉人李慶孫為詩哭之曰：「《四夷》妙賦無人誦，《三鈞酸文》舉世傳。」

翰林鄭毅夫公，晚年詩筆飄灑清放，幾不落筆墨咤哇，間入李、杜深格。守餘杭日，因送客西湖，艤舟文瑩舊居，留詩於壁云：「春入蘿途靜，浪花翻遠晴。」又：「東飛江雲北飛燕，同寄春風不相見。」又《餘杭郡閣》云：「雨影橫殘虹，秋容陰映日。寒江帶暮流，晚角穿雲出。雲峰翠如織，宿鳥去無跡。封書寫所懷，聊托荆門翼。」又《罷翰林行次南都遇雨》云：「雨聲飄斷忽南去，雲勢旋生從北流。料得涼風消息好，蕭蕭已在柳梢頭。」又：「老火燒空未擬收，急驚快雨破新秋。晚雲濃淡落日下，只在楚江南岸頭。」時頗訝其氣象不遠，後解杭麾，將赴青社，以病困泊舟楚岸，遂卒。其語已兆於先。

嘗謂文老不衰者，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。頃在禁林，《懷荊南舊游》云：「去年曾醉海棠叢，聞說新枝發舊紅。昨夜夢回花下飲，不知身在玉堂中。」詞氣略不少衰。又曾魯公垂八十，筆力尚完。時曾子宣內翰謫守鄱陽，手寫一束慰之，略云：「扶搖方遠，六月去而不息；消長以道，七日自當來復。」吾友中，秘書楊經臣博瞻才雅，而嘗誦之經曰，謂余曰：「此非知其然，而為神驅於氣使之為爾。」

乾德九年正月，乾元殿受降王朝，扈蒙參定其議，有李樸請誅之制，甚繁，具本文。蒙繼上《聖功頌》，次年將東封，又進御

札草。上愛之，批於紙尾，獎之云：「《聖功頌》及此辭，無一字可議。」後應制後苑，詩有「微臣自愧頭如雪，也向鈞天侍玉皇。」上和以賜曰：「珍重老臣純不已，我慚寡味繼三皇。」為之美傳。

楊信，高楊人，忠樸，善御士卒。開寶二年，為散指揮，廨舍直大內之北。一夕中夜，忽夢巨龜銜敕叩其寢，信驚起披衣曰：「大庭必有警。」果太祖開元武門，急召信入禁中，擒叛黨杜廷進三十九人，陰以姓名授之。黎明，盡為信所捕，擒至便殿，不用吏鞫，面許得實，悉戮於市。信忽患暗，太祖惜其善撫轄，以重兵之柄委之。雖不能語，而申明紀律，嚴肅有度。有童曰玉奴者，天賦甚慧，善揣信意。凡奏事及指揮軍律，賓客語論，但回顧玉奴，畫掌為字，悉能代信語。輕重緩急，便否避就，盡協其意。病將革，忽能語，太宗異駭，親幸其第。信力疾扶於榻，感泣敘留，音詞明徹。至死，猶叩頭乞嚴邊備，毋忽亭障。信泣，太宗亦泣。至翌日卒，賜瑞玉小塊為含。

田重進，范陽人，不識字，忠樸有守。太宗在藩邸，以酒餌賜之，拒而不受。使者曰：「晉王賜妝。」重進曰：「我只知有官家，誰能吃他人酒食乎？」人語太宗，極許之。後鄭文寶出漕陝右，上囑付曰：「田某先帝宿將，勇毅宣力，卿為朕善待之。」

太原既平，劉繼元降王隨鑾輿。將凱旋，而三軍希賞，諸將遽有平燕之請，未敢聞上。崔翰者，晉朝之名將也，奏曰：「當峻坂走丸之勢，所至必順。此若不取，後恐噬臍。」上然之，改鑾北伐，功將即而班師，因整旅徐還。無何，至金台驛，王師失利，間或南潰者數千騎。上遣翰以兵追之。翰奏曰：「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，臣願請單騎獨往，當攜之而歸。」上許之。翰極馬獨往追之，將及，揚鞭大呼：「諸君不須若爾，何傷乎科主上天鑿，處置精明，君等久負堅執銳，衛駕遠徵，一旦小忿，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戀之苦耶上特遣吾邀爾輩同還，宜知幾速反。」眾稍稍聽從，遂收身而還。夜半至營，各分部直，雞犬亦不鳴。上喜，密解金帶賜翰曰：「此朕藩邸時所繫者。」

端拱中，或言威虜軍糧運不續，虜乘其虛，將欲窺取。朝廷亟遣大將李繼隆發鎮、定卒萬餘，護送芻糧數千輜車，將實其廩。虜諜報之，率精銳萬餘騎邀於中道。時尹繼倫為沿邊都巡檢，領所部數千巡徼邊野，忽當虜鋒。虜蔑視而不顧，勁欲前掠。倫謂麾下曰：「虜氣銳於進，吾當卷甲銜枚，掩其後以擊之。蛇貪前行，必忘其尾，豈虞我之至耶？」遂飽秣餼膳，伺其夕，懷短兵暗逐其後。至唐河，天未明，虜騎去我軍將近，遂釋鞅會食，食罷將戰。倫舉兵一鑿，如拉枯折朽。胡雛越旦舉七方食，短兵擊折一臂，乘馬先遁，一皮室擊死之。皮室者，虜相也。分飛潰亂，自蹂踐。北窺之患遂已。繼倫面色黧，胡人相戒曰：「『黑大王』不可當。」後淳化中，著作孫崇諫陷北歸，太宗召見，面詰虜庭事，崇諫備奏唐河之役。上始盡知，歎曰：「奏邊者忌其功，不狀其實以昧朕，非卿安知？」遽加防禦使。

賈黃中用乃唐造《華夷圖》丞相昉四世孫，七歲舉童子，開頭及第。李文正昉以詩贈之：「七歲神童古所難，賈家門戶有衣冠。七人科第排頭上，五部經書誦舌端。見榜不知名字貴，登筵未識管弦歡。從茲穩上青霄去，萬里誰能測羽翰。」後淳化中，參太宗大政。性極清畏。嘗知金陵，一日，案行府寺，睹一隙舍扁鐫甚嚴，公怪之，因發鑰，得寶貨數十巨積，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，不隸於籍，數不可計。公亟集僚吏，啟其封，悉籍之，以表上。上歎曰：「貪黷者，籍庫之物尚冒禁盜，況亡國之遺物乎？」賜錢三百萬，以旌其潔。事母孝，不幸，年五十六，先母而逝。太宗恤其家。既葬，其母入謝。上面撫之：「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，朕常記之。」

梁丞相適頃為詳議官，審刑議事廳舊在中書之旁、廨舍院之右。朋僚親昵者往往時過笑語。公以政堂逼近，竊不自安，因命筆題廳之東，告來者曰：「紫垣甚近，黃閣非遙，僚友見過，幸低聲笑語。適謹啟。」後紫垣、黃閣不十年登之，語兆之應也若此。公之祖顥，字太素，鄆人，登雍熙二年甲科。司諫、知誥、群臣封事，悉付公並薛公映詳定可否，多所棄斥。子固字仲堅，用父蔭賜進士出身，服闋，詣登聞，讓前恩命，願鄉舉，果詳符二年亦擢甲科。

錢文僖若水嘗率眾過河，號令軍伍，分佈行列，悉有規節，深為武將所伏。上知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朕嘗見儒人談兵，不過講之於樽俎硯席之間，於文字則引孫、吳，述形勢皆閒暇清論可也，責之於用，則臨事罕見有成效者。今若水亦儒人，曉武可嘉也。」時北戎猶擾，上密以手札訪之。公奏曰：「制邊滅戎之策無他，臣聞唐至三百年，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，不及今日之盛，戎未嘗侵境。蓋幽、薊為唐北門，命帥屯兵以鎮之，稍有侵軼，則呼噏應敵。」時言者請城綏州，積兵以御黨項。詔公自魏乘傳疾往按。至則乞罷。時論譴之。上嘗謂左右曰：「朕觀若水風骨秀邁，神仙資格，苟用之，則才力有餘。朕止疑其壽部促隘，果至大用，恐愈迫之。」其後果夭。